

制禮作樂

姬旦終於揚眉吐氣了！父親西伯姬昌優容他，讓他一力安排以商謀商之法，他抬頭挺胸，躍躍欲試。可是，女醫景歿了，他失去了手中的王牌，他無法再用醫療和藥品控制程邑的部民，女勒也不肯幫他，女勒說，她並沒有養娘女醫景的醫術，不敢出手治療病人。這下可好了，女醫景歿了。

程邑之人默默的送走女醫景埋入地穴，無人敢哭泣，只有女勒，她匍匐跪在女醫景的地穴旁，看著棺木埋入地下，她泣血泣淚，淚水滴落泥土，都被大地吸收了。

姬旦站在女勒後面，看著妻子哀慟欲恆，他有些想法了，這個嗎……，他要回去想想。
女醫景下葬，姬度也來送行，他帶來了箜篌，箏箏的彈唱著：

氓民蚩蚩，抱布貿絲，匪來貿絲，來即我謀，
送子涉淇，至於頓丘，匪我愆期，子無良媒，將子無怒，秋以為期。
乘彼坳垣，以望復關，不見復關，泣涕漣漣，
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爾卜爾珥，體無咎言，以爾車來，以我賄遷。
桑之未落，其葉沃若，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葚，
于嗟女兮，士之耽兮，士之耽兮，猶可說也，女之耽兮，不可說也！

桑之落矣，以黃而隕，自我徂爾，三歲食貧，淇水湯湯，漸車帷裳，女也不爽，士貳其行，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，三歲為婦，糜室勞矣，夙興夜寐，糜有朝矣，言既遂矣，至於暴矣，兄弟不知，啗其笑矣，靜言思之，躬自悼矣！及爾偕老，老使我怨，淇則有岸，隰則有泮，總角之宴，言笑晏晏，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，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

姬度唱來幽怨，女勒哭得更慘烈，姬旦終於明白音樂的力量，它能撼動人心，能扣人心弦，作詞以歌是西伯姬昌曾經做過的事，當時西歧部民啞啞的唱不成腔調，姬度這笙篥奏的好，在場送葬的的程邑部民人人聽了落淚不已，姬度又將詞曲唱了一回，這次就有人隨歌而唱，眾人唱的心酸不已。

姬旦受到女醫景下葬時的情景所感，他決定要制禮作樂，讓西歧周部落的所有部民都來奉行，他要將禮、樂併入西伯姬昌的「道統」，一來，能令西伯姬昌歡喜，二來，也能讓他那些勇健的兄弟們都聽他的，如有不遵，他就將道統拿出來，大手一揮，看周部落還有誰與他爭鋒啊！

首先，姬旦將頭等上的「段」取下來，拿在手裡端詳，他決定要令周部落所有羌人都束髮，和他一樣。

殷地朝歌商人垂髮紮辮子，自從有些西歧周部落勇士和部民，去過殷地朝歌回來之後，也學習他們垂髮紮辮子，只有鬼戎散髮，還有戎鹽井的部民披髮。姬旦頭上長年帶了個「段」，讓他的造型異於旁人，不時遭人恥笑。現在由他來制禮，他要令所有周部落的羌人都像他一樣，挽起頭髮，束在頭頂上，用布條約束，再戴上一頂冠，就像他在鹿台上看見那個女人的髮式一樣。

姬旦在鹿台上曾見過玄女如意的髮式，她束髮，戴小金冠，那是少年攸侯喜聘娶她的禮物——天堂鳥文紫陽金冠，玄女如意一生都配戴。

還有，姬旦見殷地朝歌的女人身穿長衣，大袖飛舞，他並不知道那是朝歌女人慶典時所穿的衣服，平日，殷家商女的衣袖可沒那麼大，大衣袖怎麼做事？

姬旦見商人穿短衣，長褲紮綁腿，短衣中分，布扣，女人則是長衣左衽，結布扣，他搗弄了半天，發現左衽不順手，右衽結布扣比較順手，於是，他規定，男人衣著不再中分結布扣，要長衣、大袖、右衽結布扣，女人才左衽，這叫男女有別！

這樣一來，他的「段」也不會再遭小兒恥笑，衣服右衽與殷家商人有別，異於分辨。大袖好看，反正他也不用操持勞作，大袖子裡面還能藏物件多方便啊！至於右衽、左衽，如果人人都穿了長衣，姬旦人長的又瘦小，容易被混淆看錯，所以，他要衣服也分男女，分右衽、左衽，以後誰也別想把他弄混了。

再有，姬旦曾見過芊芊十三歲嫁給姬鮮時她那種抗拒和不滿，她將和善的瓜瓢都吃下肚子還大哭不已。

商人尊母重女，姬旦並不知情，他害怕女人這樣不順服，於是，他規定周部落的女子十四歲就可以嫁人了，只要有了父母之命絕不可違抗。至於男人，十六歲娶妻正好，西伯姬昌十八歲生了長子伯邑考，他可是十六歲就有妻子了，趁著年輕時多生多養，西伯姬昌一生有一百多個兒子，名不虛傳！

女勒自從養娘女醫景歿了以後，她跑去養娘的墓地結廬以居，她不肯回到姬旦身邊服侍他，女勒討厭姬旦裝模作樣，更討厭姬旦不肯幫忙勞作，他讓她一生辛辛勞勞，還要委屈自己向西伯姬昌下跪磕頭才有活命，她怨恨姬旦懦弱無能，在西伯姬昌面前唯唯諾諾，只敢陰著來討不敢堂堂正正的要求。

女勒所生的兩個兒子悄悄的遷回了西岐生門居住，伯禽、君陳都不肯再回到程邑，女勒四十七歲了，她已經不能再生育了，何況養娘女醫景歿了以後，未來程邑的女人難產，已經無人可治了！

姬旦去求女勒回家，女勒不肯，她寒著臉冷冷的看著自己的丈夫姬旦，她打從心裡瞧不起這個男人，而他又是她的丈夫，女勒覺得她是一日都容不下他了。

有姬旦在，就讓她想起半生的委屈和辛酸，他的兒子伯禽和君陳都不喜歡他，兄弟倆幼時問女勒：「阿母，為何別人家都是父親下地勞作，我們家為什麼都是你去呢？阿爸怎麼都在家躺著呢！他還要我們食不語，不管是誰說話，他都要吐，洗個澡也要那麼麻煩！景嬈嬈為什麼要他洗澡？他還要握頭髮，還有……，他頭上為何要帶著段？這不是作段嗎？」

女勒不想和姬旦多說，她深知丈夫膽小陰險又好名，於是女勒說，她這樣做在燕京戎稱為

——蘆墓，少則三載，長則一生，這樣能替姬旦爭個好名聲。

姬旦知道女勒厭棄他了，蘆墓他根本沒聽說過，女勒是不肯回去了。姬旦只好一個人走了，回到家裡空蕩蕩，他想，西伯姬昌有一百多個兒子，都非同妻所生，他現在也能如此做了，以前在西歧無人肯嫁他，現在，姬旦可是程邑之主，無人敢輕視他了，又有了西伯姬昌的撐腰，姬旦於是又娶了程邑女人為妻，女母。姬旦娶了女母為妻後，又陸續誕下三子，他猶嫌不足，陸續娶來其他部族的女人為妻，姬旦一生統共生有九子，除了女勒所生之伯禽和君陳外，另有凡伯、蔣伯齡、邢朋叔、茅、胙、祭，等共有九子。

姬旦還是感念女勒自幼陪伴他、照顧他，順服於他，他不忍叫女勒傷心，新娶來的妻子們一率稱為侍妾，侍妾們還要到女醫景的墓上跪拜行禮，也要向蘆墓而居的女勒行跪拜禮，女勒不肯受人跪拜，她側身避禮，只受了姬旦新侍妾的半禮，姬旦從女勒眼裡看見絕望之色，女勒已然心死。

至於作樂，姬旦決定了，就叫姬度去辦吧，作樂這種事情並非一日兩日就能成的，就讓姬度那個紈袴子弟去做吧，反正他唱歌還不錯，而且姬度少時也曾拜了殷地朝歌樂官商容為師，他可是有傳承的，別人絕不敢說話。

姬發和姬鮮都不肯替西伯姬昌去——大解武禁，他們兄弟兩都被鹿台上的景象震懾驚嚇過，怎敢與紂王相抗？西伯姬昌大怒，姬度怕砸了鍋子他的差使也沒了，以後在周部落都別想顯出他來，於是他進言西伯姬昌，請西伯姬昌去找呂尚，呂尚一定有辦法叫姬發和姬鮮兩人從命。

西伯姬昌一想，不錯啊，放個呂尚在而不用，豈不傻了？以商謀商，呂尚是商人，找他來一定成，可是，呂尚端架子，怎麼請？

姬度又說了，拜呂尚為師已經作了，呂尚——文王師，接下來再拜呂尚為——尚父，叫姬發他們稱他尚父，這樣一來，姬發就不得不聽他的。

可是姬發又不喜歡呂尚，這怎麼可好？西伯姬昌想起呂尚愛裝神搗鬼的伎倆，於是他親自去接呂尚來程邑行宮住，又對著眾子說：「近來——風不鳴條，日前夢一婦人，甚麗，當道而哭，問其故，婦人說，我東海泰山神女，嫁為西海婦，欲東歸，壇令當道，太公有德，吾不敢致以風暴急雨過也。」意思當然是推崇呂尚有能，呂尚住在祭壇邊，連東海泰山女神都要避避，可又不能不經過那裡，託夢給他，請西伯姬昌暫將太公呂尚請走，她才好回娘家。

西伯姬昌的兒子們都暗笑，秋日的程邑就是如此，所謂秋老虎，就是秋天乍熱還冷，白天的太陽比之夏日豔陽更燠熱又無風，可是也不至於怎樣啊。

不意過了三日，周社祭壇處真的下了一場暴雨，驟來驟去，西伯乃拜呂尚為——大司馬，且要姬發等兄弟們改口稱呂尚為——尚父。

呂尚成了姬發的尚父，尚父說話了，要姬發和姬鮮兄弟繼續到翟去集合西岐羌人勇士，聽音辨位練習武藝，還叫姬度去將鑼鼓都拿出來，不夠的叫閔天去殷地朝歌找大夫膠鬲想辦法，不日，他將去巡看。

姬旦趁機說了去歲辛未春，西伯姬昌去周社賞春之事，大聲的說出來給眾人聽，他說，辛

1 風不鳴條：微風或是無風之曰。

未春有赤鳥集于周社，赤鳥噉珪降之周社，天命瑞西伯，那玉珪，由姬發收著呢！

姬發被擠兌，他見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拿眼睛看著他，在眾人眼光逼視下，他從衣襟內拿出懸掛在胸前多年的白玉珪出來，那是妹喜巳的遺物，他配戴很久了。白玉珪脂白柔潤，用紫陽金練銅釦玉環固定，可以當項鍊配戴，殷地朝歌商人好手藝，將白玉珪琢磨的異常美麗。

姬旦大喜過望，他想念這麼久的物件，居然就在配戴在姬發胸前。

姬旦跪下向西伯姬昌進言，改稱姬發為太子，有別於世子之名，西伯姬昌滿口答應，這樣一來，姬發不得不從。

姬發簡直是啞巴吃黃連了，他有口難辯，叫他去教勇士們跳舞，他早就試過了，根本不可能，現在居然被稱為太子！還要替西伯姬昌去爭奪殷地朝歌，紂王的大能他是親眼目睹的，在場許多兄弟們也都被震懾過，這……，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，叫他如何能行？

呂尚在一旁觀看，他喜歡姬旦的手法，原來大夫膠鬲說的：「危者，安之。懼者，歡之。反者，還之。冤者，原之。訴者，察之。卑者，貴之。強者，抑之。貪者，豐之。欲者，使之。畏者，隱之。謀者，近之。讒者，覆之。毀者，復之。橫者，挫之。滿者，損之。歸者，招之。服者，活之。降者，脫之。」就是如此！他大開眼界了。

呂尚有心結交姬旦，他當下就建議西伯姬昌，讓姬旦稱周公，西伯姬昌雖不敢自稱周王，可世子姬發已稱太子，姬旦稱周公，可以暗示西伯姬昌就是王——周文王。

饒是這樣，姬旦卻無意於呂尚，姬旦早就認清，呂尚只是另一個裝模作樣的老人，和西伯姬昌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，西伯姬昌若非生有一百多個兒子，還繼承了西歧周部落，他也會與

呂尚一樣，裝模作樣、好吃懶做、不學無術，到處吹牛皮，靠老婆孩子養活。

殷民七族

殷民有七族，封侯者有昆夷、朔方之攸侯；南方的鬼侯、翼侯；東南方的邢侯和頤侯、未封侯者有東北方的九夷；南方的藍夷，其餘者都是各自獨立的部族，與殷家商人通婚、通商，互通有無，殷家商人是自由之民，有大車能四方行走，殷地朝歌無城垣不設關隘，商人順應天時勞作，廣有才藝，中土土地肥沃，四方部民來附，他們接受，來賓、來朝都受到殷家商人的歡迎。每歲春秋兩季，四方部族來此淘換物件，帶來自己部落的物件來淘換所需之物，朝歌四門市集每逢朔望日人聲鼎沸，交易熱絡。殷家商人說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

西歧周部落現在廣有土地和部族，自周公季歷以下，長年搶佔土地和部族，他們更靠近殷地朝歌。西歧本部在中土西方是羌人，附近的鬼戎、始呼戎、伐翳徒、義渠戎、程、畢、燕京戎；還有後來的阮、密，都已經被西伯姬昌佔領了，他派出兒子們去管理，西伯姬昌有一百多個兒子。

他自己則是垂拱而坐，現在，西伯姬昌說紂王——無道。西伯姬昌受天命伐殷，天命嗣立西伯姬昌為——天子，上天的兒子，西伯姬昌是順天降寤，做「程寤」，以商謀商，又有赤鳥